



应光元老人选择人流量较多的地方设摊。他说自己崩爆米花已经48年了,还要一直干下去。

检,他被录用了,在省工业设备安装公司工程一处当了一名炼铁高炉的筑炉工,生活条件也逐渐好转起来。可是好景不长:三年困难时期,为了响应国家支援农业的号召,他于1962年2月回到大岭山劳动。

1963年下半年,城关来的钱师傅到大岭山崩爆米花,吸引了不少人观看。看着钱师傅一天下来有4至5元钱可赚,他羡慕不已。为了也能像他一样赚点钱,改变家里的生活境况,他跟钱师傅学起了崩爆米花。学会后,他就向叔叔借了82元钱买了一台爆米花机。从此,他便开始在大石、双港和白水洋一带走村串户崩爆米花。没想到,一个月下来,不但把借叔叔的82元钱给还了,还略有盈余,这让他兴奋不已,也让他深深地喜欢上这一行业。他没想到,自己一干就干到现在。

应光元老人清楚地记得,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爆米花生意主要集中在农历十二月到转年的清明节这段时间。“那时,崩爆米花的米、玉米、糖精、柴禾、木炭等都是由顾客自己带,崩一锅收取加工费8分或1毛。”有一年农历十二月,他来到一个村庄崩爆米花,大家排起了长长的队伍。天黑了,没轮到的人们还不愿散去。

在村民的再三要求下,他转天又回到该村,不料,想崩爆米花的人越来越多,结果他在该村持续呆了半个月。他告诉记者,每当回忆起此事,他总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。

随着爆米花大工业生产的来临,以及采用微波炉烧制的小包装爆米花原料走上超市货架,崩爆米花已经和我们这个时代渐行渐远;同时,应光元老人的儿女们看他年事已高,也多次劝他不要再干、在家享享清福,但老人还是默默坚守着。他说:“干了那么多年的崩爆米花,我真舍不得离不开它。”



老人一手摇着爆米花机,一手摇着鼓风机炒制爆米花。老人的崩爆米花“设备”都是手摇的。



又一锅爆米花“炸”的一声崩出来。



一个下午下来,生意冷冷清清,好不容易碰到一两位顾客。

“开炮咯,开炮咯!”小巷内,应光元老人一阵吆喝,随后,将手摇爆米花机从火炉的架子上取下,放置在长长麻袋的口子里,一脚用力踩下去。只听到“嘭”的一声闷响,一团白色烟雾迅速腾起,一锅雪白的爆米花喷涌而出,一股馨香在空气中弥漫。一下子,我们仿佛又回到了童年时代。

只要不下雨,每天一早,应光元就将手摇爆米花机整套“设备”搬到破旧的三轮车上,离开位于市区继光街的租房,在大街小巷里穿梭。发现人流量较多的地方,他就停下三轮车,架起手摇爆米花机,安装好手摇鼓风机,生起炉火,放

置长长的麻袋,等待着生意。

“崩一锅爆米花收加工费4.5元。生意最好还是在临近春节的半个月时间,最多一天能挣200多元。而一年中其余时间都是淡季,近段时间一天下来只有20元到50元。”应光元老人说。

应光元老人1937年出生在古城街道大岭村。在他3岁时父亲去世,4岁时母亲改嫁。他一直由奶奶抚养成人。还是孩子时,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,他经常挑着在大岭山砍下的柴禾步行20里路到临海城关来卖,以补贴家用。1958年8月,浙江省工业设备安装公司招人,西郊乡每个村一个名额,应光元就报名了,经过政审、体

应光元：“开炮”48年

□本报记者 于平 卢蔚摄 本报见习记者 张微煦文



每天一大早,老人就开始走街串巷,吆喝着“崩爆米花”,但这些年生意每况愈下,和人们渐行渐远。



搬起几十公斤重的“设备”,老人显得有些力不从心。



晚上,看电视是应光元老人惟一的“休闲项目”。



这一天下雨,应光元老人就在家锯起柴棒,留作以后烧手摇爆米花机用,老伴也在旁边帮忙。